



龙山湖风景区 冯健男 摄

鸭绿江从长白山巅的冰雪中苏醒，奔涌而下，一路收溪纳河，兼收并蓄，奔流向西。在白山三道沟附近水势膨胀，于是向龙山方向扩张了河床，江面豁然开朗，水势愈发舒展，形成了一座流动的湖——后人给它取名龙山湖。这片水域亦江亦湖，江水在湖中穿过，湖水寄养在江中。江水在湖中放缓了脚步，碧波荡漾，倒映着两岸的青山；而湖水又与江水源源相连，难分彼此，构成了动静相宜的独特景致。

鸭绿江的两岸崇山峻岭，层峦叠嶂。G331在鸭绿江的右岸相伴而行，仿若两条长龙逶迤相伴，直至丹东才分道扬镳。这条宽阔的江流，承载着千年的记忆和万年的变迁，它见证了江上放排人的号子，也沉淀了古老的祭江仪式。这些鲜活的传统文

化，为这条穿行于深山老林的江水，深深镌刻下了文明的烙印。

放排

鸭绿江放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春秋战国时，这里的先民就懂得“以江为路，以木为舟”。他们将长白山的红松、椴木伐倒，顺着溪流集结成排，再凭一身蛮力与江水博弈。那时没有绳索，就用山藤缠绕；没有导航，就靠老把头的经验辨水势、识暗礁。传说有位叫“江石”的放排人，为救落水的同伴，用身体堵住了撞向暗礁的木排，死后化作江边一块巨石，至今仍在守护过往的排筏。

清末民初是放排的黄金时代。江面上，绵延数里的木排首尾相接，如一条黑色巨龙游弋江中。放排人白天与急流周旋，夜里就宿在排上，点起篝火烤干粮，听老把头讲故事。他们敬畏江水，也依赖江水，木排上的每一根木头，都连着山里的妻儿老小，连着城镇里的砖瓦房屋。有个叫狗剩的少年，第一次随父放排就遇上了险滩，父亲为了保住木排，被巨浪卷走。可狗剩没哭，他接过父亲的长篙，在惊涛骇浪中挺直了腰杆，成了新一代的放排人。

时光流转，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最后一批木排驰离鸭绿江。铁路的汽笛声取代了放排号子，卡车的轮胎碾过了曾经的滩涂，可江边的老人们还会指着江水，给孩子们讲那些与木排有关的故事。江风掠过水面，仿佛还能听见藤条与木头摩擦的声响，看见那一个个黝黑的身影，在惊涛骇浪中，撑起了山与江的重量。

当山林里的原木被砍伐下来，工人们会将它们运到江边，一根根串联成巨大的木排。等到春天，桃花盛开，冰雪消融，江水上涨，“开江放排”的时节就到了。木帮的把头们会组织好队伍，准备顺着江水漂流而下，把木材送到下游。出发前，鸭绿江流域的木帮有个传统仪式。他们会在江边的“排窝子”（木排停靠的地方），插上香火，杀猪献祭，隆重祭拜“老把头”，祈求一路平安。

“开排了！”随着把头一声吆喝，缆绳解开，蹬竿子、搬棹齐上阵，木排驰离“排窝子”，顺着湍急的江水向下游漂去。两三个木把守着一张排，站在颠簸的木排上，用拨招调整方向，借划水招摆脱漩涡。鸭绿江的险滩、礁石、陡崖被称为“恶河”“哨口”，危险在暗处蛰伏，伺机而动。

行至苇沙河，江面渐宽，水流趋缓，木排便迎来成长的时刻。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排串联成长达数公里的大排，远远望去如孔雀开屏，在平静的水面铺展开壮丽的图景。“水上森林”缓缓顺流而下——这木排，是山的筋骨，更是人的生计。

当最后一个木排消失在粼粼波光里，鸭绿江上延续了近百年的“放排”绝唱，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如今，鸭绿江上再无木排漂流的身影，那些扎排、放排、收排的技艺，那些与江水共生的日子，已沉淀为一段遥远的记忆。但木排划过江面的涟漪，木把们粗犷的吆喝，仍在岁月深处回响，成为鸭绿江文化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线。

祭江

暮色如厚绒布般，缓缓覆在鸭绿江的水面上。我站在昔日的“排窝子”旁，江风卷着水汽，裹着陈年的松香与木头的腥味扑面而来。今天，我要给那些长眠江底的木把敬一杯酒。

江面上，早已没有了排山倒海的木排，可

那在江水中的湖泊

□杨树树

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听见“开排了”的吆喝声穿透雾霾，看见老把头手持香火，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前深深鞠躬。上排前的仪式总是庄严的：杀一头肥猪，将鲜血洒进江水，点燃的香烛在风中摇曳，映着一张张黝黑而虔诚的脸，“龙王保佑，顺江而下，平安归来”，祈祷声混着江水的呜咽，飘向远方。那时的木把们，把命交给了大江，也把所有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了这一拜里。

我曾听老人们说，放小排的路，是走在刀尖上。从十三道沟到苇沙河，200公里的水程，险滩、礁石、漩涡像藏在暗处的野兽。木排上的汉子们，脚踩原木，手握拨招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遇到“恶河”，巨浪能掀翻排节；撞上暗礁，整排木头会瞬间散成“火柴杆”。“一年准有三千鬼祭江”——这句顺口溜绝非玩笑，而是无数家庭的血泪。

江风更冷了，我蹲下身，将一杯白酒缓缓倒入水中。酒液在江面晕开，像一朵白色的花。这江，吞没了太多的人，也养育了太多的人。木帮的伙计们多是关内的流民，把头是他们的主心骨，木排是他们的家。白天，他们蹬竿子、搬棹，与江水搏斗；夜晚，就挤在排上的窝棚里，就着咸菜喝烈酒，唱着山歌。他们怕江，却又离不开江。江水里，有他们的生活，有他们的兄弟，也有他们无法割舍的牵挂。

如今，放排的日子早已远去。云峰水库的大坝拦住了江水，也封存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。可每当我走过江边，总觉得水里还藏着木把们的影子：他们站在木排上，风吹起他们的衣角，脸上带着疲惫却倔强的笑。那些编扎木排的臭李子枝条，那些控制方向的拨招，那些语言里的禁忌，都成了刻在江边的记忆。

我站起身，对着江面深深鞠了一躬。这一拜，敬逝去的木把，敬他们在惊涛骇浪里的勇气；这一拜，敬这条江，敬它滋养的生命与文明；这一拜，也敬那段永不复返的岁月，敬那些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的人。

江水流淌着，带着酒香，带着思念，奔向远方。而那些关于木排、关于木把、关于祭江的故事，会像江底的鹅卵石一样，永远沉淀在鸭绿江的记忆里。

朝贡道

清晨，临江的江风带着水汽，拂过布满青苔的石阶。我站在鸭绿江边，望着岸边隐约的山峦，仿佛听见了千年前木排碰撞的“咔咔”声。这里是渤海国的西京鸭渌府，一条承载着王朝荣光与物产交流的“朝贡道”，就从这条碧绿的江上缓缓铺展开来。

史料里说，当年的贡品，有的是通过“放排”运送的。我想象着那样的场景：深秋时节，山民们将砍伐的巨木捆扎成排，在鸭渌府的码头点燃松木火把，驱排人手持长篙，吆喝着将木排推入江中。江水裹挟着木排，时而平缓如镜，映出两岸的红枫与白桦；时而湍急如奔，木排在浪尖上颠簸，惊起阵阵水鸟。排上装载的，或许是渤海国的“三宝”——紫貂皮、人参、海东青，还有精致的角弓与青瓷；或许是龙原府的“栅城之鼓”颗粒饱满、香气浓郁；显德府的“卢城之稻”口感软糯；乐游山的“乐游之梨”果肉清甜多汁；丸都山的“丸都之李”果香浓郁，皆是百姓喜爱之物。湄沱湖的“湄沱湖之鲫”肉质细嫩，太白山的“太白山之兔”皮毛柔软，扶余之地的“扶余之鹿”数量繁多，率宾府的“率宾之马”体格健壮。这些皆是享誉关东的佳品，每一件都凝结着东北大地的灵气与匠心。

木排顺流而下，要走数百里水路才能抵达丹东入海，横渡渤海湾，取道登州直抵京长安。我仿佛看见，当木排停靠在码头时，守官身着官袍上前查验，登记贡品的数量与品相，驱排人则瘫坐在江边，喝着热酒驱散一路的疲惫。码头上人声鼎沸，有搬运贡品的脚夫，有等待换乘的使者，还有贩卖吃食的小贩，热闹的景象倒映在江水中，与千年后的城市烟火重叠着。

如今，放排的吆喝声早已消散在江风中，取而代之的是跨江大桥上的车流与游船的汽笛声。临江的古城墙只剩残垣断壁，丹东的码头也换了新颜，但鸭绿江的水依旧碧绿，静静东流。它见证过王朝的兴衰，也见证过时



美人松的故乡

□刘海玲

G331进入二道白河小镇之后，就进入了婆娑多姿、风姿绰约的美人松原始森林了。

在美人松公园，沿着鹅卵石铺就的1500米长的甬道前行，尽可仰视美人松的倩丽风采。偶尔遇上一段土路，脚下软绵绵的，身体连天接地，便会生出一种奇异的力量。

太极广场上，四周一棵棵通体笔直、高约二三十米、一抱来粗的美人松映入眼帘。它们棕褐色的树干洁净得发亮，一块块不规则的鳞片清晰可见；枝叶聚集在顶部，宛若一只只少女的手臂横向伸展开去；树冠有扁卵状三角形的，有椭圆形的，有伞形的——株株秀美顾长。与其相接的俱是粗细不同、高低有别的美人松，或两两相拥，或并肩而立，或如少女向远方的客人招手致意，或如一群女子相依相守，神情皆可动人心魄。

美人松的形态宛若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其名字由此得来，被誉为长白山“第一奇松”。美人松林内极少有杂木生长。此为何故？原来是这里的环境十分苛刻，其他树木几乎不能生存。这种保水性能较差但透水性能极强、略显酸性的土壤，只适合美人松生长。林间路旁，一块块黑色的火山岩相继映入眼帘，岩身上大小不一的圆孔，见证了曾经发生的一切。亦有很多硕大黑

石耸立广场边缘，昭示着长白山发展的历史印记——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岩浆岩，已被风化了上百年。在松王广场，只见一株耸入云霄的巨树有30多米之高，已是400多岁了。其树干下半部的树皮由淡黄褐色渐变至暗灰褐色，上半部的树皮由棕褐黄色变为金黄色，裂成薄鳞片脱落。它的针叶浓绿，枝条横展，苍劲而又妩媚，顶部有一个大大的绝美树冠，仿佛是一个女子在幽静

的画卷。移目搜寻，却见一段横倒的树木躺在路旁，两抱来粗，上面长满了半尺高的如同祥云纹样的黑褐色蘑菇，似雕刻般棱角分明。古朴的赏松草亭，伞盖由十几把大竹扫帚平铺，再苦上厚厚的茅草构成，乡土气息浓厚。人坐于白色靠椅之上，耳

一条丝带连接着城市与乡村。清晨，偶尔有车辆驶过，打破片刻的寂静，随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。路边的野花虽已过了盛放的季节，却仍坚持着靓丽的颜色，倔强地展示着最后的生机。

龙山湖的产业发展与这片山水紧密相连。岸边的山坡上，成片的五味子藤蔓缠绕着支架，像一道道屏障。翠绿的叶子间挂满了一串串饱满的果实，有的呈深红色，有的还是青涩的绿色，预示着丰收的季节即将到来。当地村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发展五味子种植产业，从育苗、栽种到采摘、加工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每到收获的季节，村民们便忙碌起来，采摘下新鲜的五味子，经过晾晒、烘干等工序，制成药材或加工成保健品，远销各地。

除了五味子种植，旅游业也成为龙山湖的重要产业。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里的自然风光吸引，前来观光游览、休闲度假。湖边建起了民宿和农家乐，游客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江鱼、山野菜等当地特色美食，体验乡村生活的乐趣。清晨，游客们可以乘船游湖，欣赏两岸的山水美景，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；傍晚，在湖边的观景台上欣赏日落，看着夕阳将天空和水面染成金色，然后慢慢落到山的那边。

龙山湖的美，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，更在于它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。这里的山、水、道路与产业相融共生，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卷。站在湖边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片土地既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又有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，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。



听清风鸟鸣，眼见碧草如茵，竟似处于仙境一般。

在酱红色的木质栈道上行走，偶尔会发现有一抱来粗的美人松躺倒在地，连根拔起，根须处有些许黄色的、薄薄的一层泥土。看到这贫瘠的土层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——这垂直高大的常绿乔木，原来竟是靠着这么瘠薄的养分生存，一旦离开了土地的滋养，灵魂与生命便不复存在了。

美人松是长白山独有的珍稀树种，学名叫长白松，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。在我国有112公顷，只分布于狭窄的、海拔800米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，而在美人松公园就有2000余株，其中，百年以上的古松有352株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“美人松群”。

此松虽名曰美人松，骨子里却禅心笃定，潜藏着顽强毅力，实乃大自然造化之神奇。

美人松的美，是那种烙印在心上的美！站在它的身旁，你的心会慢慢沉淀，生出对天地